



所城东门外的修锁人

□刘永芳

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,总要多看上几眼。一是因为从小到大,烟台焖子都是我的最爱;二是那修锁的师傅,他虽然长相一般,但与那些散布在市区各处街巷的修锁人不同。

一缕浓情老滋味

在烟台所城东门外的十字路口,靠东南面的人行道上,露天并列着两个摊位。左边是一位大姐,常年在此卖本地的传统小吃——烟台焖子,生意非常红火;右边是一位中年男子,支了张桌子修锁、配钥匙,生意不咸不淡。

在空闲的时候,他会熟练地拉起二胡,悠扬的琴声给匆匆的路人送来舒缓和惬意。有时周末,我会和孩子一起来吃上两盘焖子,边吃焖子边听免费的二胡演奏。在烟台街的小吃摊上,这样的场景,这样的情调也是不可多得的。听卖焖子的大姐说,修锁师傅是莱山区人,妻子身体不好,靠修锁维持生活。

二胡声声暖心房

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早春的一天。那天天气特别冷,用烟台话说,干冷干冷的。西北风呼呼地刮,雪花被风吹成碎片,打着旋地飞舞,白天都滴水成冰。中午下班后,我穿上厚厚的长羽绒服,戴上帽子、口罩和手套,“全副武装”地往家赶,一路上冻得缩着脖子,耸着肩膀。

快走到焖子摊和修锁摊时,传来了二胡的声音。听曲调,是我熟悉的《小白杨》。这么冷的天,戴着手套都不觉得暖和,谁还能拿出手来在大街上拉二胡?可能是我条件反射,习惯了以往修锁师傅的琴声吧?

可赶到近前一看,我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。只见修锁师傅用木棍作支架,用透明塑料布围成了一个临时的“小房子”。正是他,穿着一件草绿的军大衣,坐在他的“房子”里,前俯后仰地拉着“小白杨”的曲子,并且摇头晃脑地边拉边起劲地唱着:“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,根儿深,杆儿壮,守望北疆。微风吹,吹得绿叶沙沙响,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……来来来……”琴声和着风声飘向远方,歌声伴着雪片飞上天空……在那间简陋不能再简陋的“房子”里,他忘情地一遍一遍重复地拉着,唱着。

受他的感染,我也情不自禁跟着低声哼起来,哼着哼着,不知不觉地,我昂起了头,伸直了腰,寒冷的感觉一扫而光,脚步也轻盈了许多。

我慢慢地走远,琴声和歌声也渐渐地听不见了,我却怎么也不能忘怀刚才的情景。修锁的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,这样的天气,行人都很稀少,更别说顾客了。他完全可以收摊回家,享受家中的温暖。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大街上搭

棚挨冻呢?而且,一反往常只拉不唱的形式,这么投入地又拉又唱,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首“小白杨”呢?

我从未和他说话,不可能去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刻骨铭心地热爱“小白杨”,因此不可能得到答案。但是,对我来说,没有答案的答案已经足够了。他拉的、唱的都应该是他的心声,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了么?

记忆中无法忘却

相比唐代诗人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表现出的清高、孤傲、摆脱世俗、超然物外的幽僻意境,我更由衷地赞叹眼前这位修锁人的心态和境界。他就是那棵坚强却不沉重、痛并快乐着的有灵魂的“小白杨”。在他的哨所旁,用他的方式,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向人们传递着他的快乐和力量。在我的心中,他之所以能寒而不栗,独而不孤,微而不弱,贫而不贱,苦而不怨,因为他是一个有根茎的人,更是一

个能驾驭自己心的“大写”的人。

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在那修锁了,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,但是,我都会永远地记住他——一棵屹立在寒风中的“小白杨”。我也将永远地记住那一天,2005年3月11日和那一天的实际温度:最低温零下5.8℃,最高温零下1.6℃。

所城东门外的十字路口,卖焖子的小摊依然生意红火,曾在摊旁拉二胡的修锁师傅却已不在。 杨凡 摄

招募令

时光流逝,带走春夏秋冬,带走我们熟悉的人和物,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,在岁月的长河中闪闪发光。

有没有某一张照片、一个场景或一首歌,会让你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,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,抑或某段特别的经历?

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邮件可发送至 zhuyi-qlwb@126.com

连载

2

再回到大厅时,小黑裙已经不见了,心底有一丝失落,下意识到处找她的身影,走过几个闲聊的人身边时,隐约听到他们交谈的片断。

“老万又发骚了,刚才追着个清纯女学生去了后园,指不定又想拿钱砸人家做二奶呢?”“看不出老万好这一口儿,啥时竟开始中意清纯女学生了?”“你又不行了,这年头找女人也得讲究品位,现在玩的就是那份清纯,那叫气质,那叫文化,那是你家那位比得了的?”

果不其然,素来以好色闻名的万老板正在后园对小黑裙说着什么,小黑裙似乎精神不振疲乏不堪,然而态度却很坚决一再地摇头。老万不死心地继续进逼,月光下一张油光发亮的胖脸几乎要杵到小黑裙的脸上,步步将她逼到了花丛深处。

“我给你一套花园洋房,每月十万元的花销,你做我的女人吧,我保证不让你吃亏。”老万絮絮叨叨去拉扯小黑裙的衣袖,我握着酒杯的手收紧,正想走上前去,却突然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老万抚脸怔住,脸色迅速变成了猪肝红。

小黑裙好烈的性子,老万已经恼羞成怒,扬手打回了一记耳光不说,还狠狠地踢了小黑裙一脚。我赶到时,她正狼狈不堪地跌到在地上,头发散乱脸上指痕分

明,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,伸手就给了还欲动手的老万一记耳光。“如果你不想上明天报纸头条的话,快给我滚!”老万惧于我的声威悻悻离去。但我记住你了,我章亦深一旦记住一个人的话,他的下场可谓是惨烈无比。

小黑裙泪眼模糊,哭得满头是汗,但她连眼角的余光也没有看我一眼,独自撑着站起身来,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秋千架边,我这才注意到她只剩了一只鞋,裸露在外的脚上沾满了草根尘泥,甚至还有血迹,样子不是一般地狼狈。

她把整个身体蜷缩在椅子之上,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一样哭得泪哽声咽,那样地悲怆绝望,仿佛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都倾泻出来,也无法平息她心中的所有委屈。

她倔强隐忍的哭声揪动着我的心。她大概是病了,哭得脸颊通红意识不清,羸弱如一只小猫,我终于还是走了上去,一把抱起了她轻盈的身体,轻声说道:“别怕,我送你回家。”声音之温柔连我自己也吃惊。

她只嘟囔了几个数字就昏睡了过去,应该是个电话号码吧。到了医院安排妥当之后,我试着打了那几个数字,果然一个男声立刻接起,焦急万分地问道:“清浅,你在哪里?我都找了你一晚了?”

听到这个声音就让我很舒服,尤其是他那句亲昵的呼唤,嗯,清浅,很好听的名字。淡淡地说了几句话,我挂上了电话,然后很快地拨给了我的秘书,冷静地吩咐道:“你给我查一查×大的纪清浅和萧勇这两个人的资料。”

我的秘书做事向来很有效率,几乎不到半小时,关于纪清浅和萧勇的详细资料就传到了我的手机中。慢慢地看完,除了震惊还有浅浅的心痛,我从未不知一个人的经历竟然可以悲惨曲折至此,而她的毫不放弃坚强勇敢更是让我对她充满兴趣。我二十五年的人生中,从来没有遇到过过这样的女人。我一边看一边想,心中渐渐有了决定。



◆作者:芬妮欣欣
◆出版社:朝华出版社

22

老福失踪

等了3天之后,我突然接到鄂都费所长的电话,询问老福出发了吗。我有点蒙,老福不是都走了三天了吗?

给老福打电话也是关机。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,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由心而生。以前和他闲聊的时候,也听他说起过被仇家追杀报复的事情。这回不仅是他的仇家,还多了我们现在正对立的却摸不到任何头绪的神秘对手,这次他会不会……

后面两天里,我们也没有再出门,就一直在旅馆里呆着。大多数的时间里,我都坐立不安,每隔几分钟就拨一下老福的号码,得到的回复都是“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拨”。到最后听到这声音我都想摔手机了。

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,给林朝晖留了个短信,说我们有事先走一步,就退了房和瑞恩直奔了火车站。

重庆、渝宜高速、长寿、涪陵、渡江、鄂都。下了船我们直奔派出所,见了费所长。没有意外,我仅剩的一点希冀没有成真,老福真的没有来。

费所长招呼我们进了办公室坐定之后,我开门见山地问:“费所长,听说你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,请详说。”

“嗯。”费所长点了点硕大的脑袋,就弯腰下去,从办工桌的柜子里掏出来一个盒子,然后起步送到了我

手上。他说:“这是我们再次搜查张顺英家的房子的时候,从厨房灶灶的那个地洞里找到的。”

瑞恩也移了移屁股,凑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便毫不犹豫地打开了。

里面赫然摆放着一个勋章一样的铁质铭牌,安静地躺在红色绸缎做的垫布上。勋章的正面,印刻着古怪的图案:一个两脚向下岔开的圆规,和一把分脚往上岔开的角尺交织在一起,构成一个不规则的菱形形状,交叉部位的四个角都有探出,酷似六芒星;而菱形中间的中空地,有一个字母G;而这整个图案,又被两根相似树枝又似稻穗的东西半包围起来,唯一没有闭合的顶上方,是一个三角形,周围太阳光般的发散线,似乎是在向外散发着无限的光芒。

端的一看,我有些迷糊,这是什么东西?紧接着我就发现瑞恩的脸色有些不大对劲。他有点吃惊,两眼紧紧地盯着那个东西,本来就一直紧蹙着的眉头,这下就皱得更厉害了,接下来的表情更为夸张,可以用惊悚来形容了:两眼瞪圆了盯着它,嘴巴张成了“O”字形,都忘记了合上去。

我和费所长有点不知所措,这到底是什么东西?为什么瑞恩会如此惊讶?反正我以前是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的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问瑞恩这是什么东西,瑞恩却始终不



◆作者:儒爵爷
◆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肯开口正面回答我。只是如呆怔般喃喃自语:“这下没希望了,没希望了,难道真的是他们吗?难道我们真的要半途而废吗?”

他这几句不清不白的,我心里也打起了鼓,让这位大个还大胆的英联邦皇家警察都望而生畏的,会是什么人物呢?想到这儿我不禁有点不寒而栗了。

离开派出所后,我问瑞恩: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瑞恩摇了摇头,依旧紧闭着嘴唇,一言不发。

我脑子里一堆乱麻,毫无头绪,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,怎么走。

在这个时候,更是加剧了我对老福的想念,我不禁又陷入了沉默之中。过了很久,我才说道:“对了,瑞恩,今天那个徽章是个什么东西?你怎么那么大反应,我看你脸色都变了。”“……”瑞恩也沉默了一阵子,良久之后才开口说:“共济会。”

